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建寧府知府張貴既入襄陽呂文煥固畱其守貴恃其

宋紀一百八十

起元熙帝建寧府知府張貴既入襄陽呂文煥固畱其守貴恃其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

咸淳八年

元至元九年

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乙巳元主

歸自上都

張貴既入襄陽呂文煥固畱其守貴恃其

勇欲還郢乃募得死士二人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臘

書赴郢求援于范文虎時元軍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

十里列撤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

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

九月甲子貴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亾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乃舉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珠劉整分率戰艦邀擊貴以死戰拒沿岸束荻列燭火光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逗屯三十里而元軍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力困且出不意與之戰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

執見阿珠于樞門關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  
卒四人昇貴尸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守陴者  
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  
之

攷異宋史忠義傳張貴之死不  
繫月今從元史本紀倫九月

丁卯洪天錫以端

明殿學士致仕尋卒謚文毅 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  
似道爲大禮使禮成詣景靈宮將還大雨似道期帝雨  
止升輅胡貴嬪之兄帶御器械顯祖請如開禧故事卻  
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  
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  
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畱之不得乃罷顯祖

涕泣出貴嬪爲尼似道始還自是專恣日甚畏人議已  
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寵一時名士以故言路  
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冬十月丙戌元封皇子蒙  
古岱爲安西王賜京兆爲分地 癸巳元以趙璧爲平

章政事

攷異元史趙璧傳以復拜平章爲十年事今從本紀

張易爲樞密副使

癸卯元初立會同館

己亥以會稽餘姚上虞諸暨蕭

山大水減其田租

丁未以章鑑兼權參知政事

十

一月馬廷鸞扼于賈似道力辭相位乙卯授觀文殿大  
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畱廷鸞  
對曰臣死已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

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  
負列聞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  
泣拜而出旋命提舉洞霄宮 丁卯元城光州 己巳

元發兵伐耽羅

時朝廷患劉整爲元用荆湖制置使

李庭芝請以整爲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帝從之遣

永寧僧齋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入元境

事覺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

宋人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般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

整使還軍中誅永寧僧及其黨且令整移書來責執政

元阿爾哈雅

舊名阿里海牙今改

奏言襄陽之有樊城猶齒之

有辱也宜先攻樊城斷其聲援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元主以爲然會回回創伦巨石礮來獻用力省而所擊甚遠命送襄陽軍前用之 元劉整築新門於鹿頭山使千戶隨世昌總其役樊城出兵來爭且拒且築不終夜而就整授軍二百令世昌立礮簾於樊城攔馬牆外夜大雪城中矢石如雨軍校多死傷達旦而礮簾立南師列艦江上世昌乘風縱火燒其船樊城出兵鏖戰攔馬橋下世昌流血滿甲氣愈壯南師退入城 十二月辛亥四川安撫使魯萬壽遣兵攻成都元簽省嚴忠範戰敗同知王世英等八人棄城遁遂毀其大城元

以罪在王將元世英等縛忠範至都治之罷其官 甲寅召葉夢鼎入相詔加少傅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嵯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勒令休致

咸淳九年

元至元十年

春正月戊午元宿州萬戶額森布哈

舊倫雙先不花今改

請築堡牛頭山扼兩淮糧運不允額森布哈

因上言前宋人城五河統軍司臣皆當得罪今不築恐爲宋人所先元主曰汝言雖是若坐視宋人戍之罪亦不免也 乙丑樊城破

攷異元史本紀倫癸亥今從宋史

樊被圍四年



荆湖都統制范天順及部將牛富力戰不爲屈富數射  
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爲唇齒未幾阿爾哈  
雅以回回新礮進攻張宏範爲流矢中其肘束創見阿  
珠舊倫阿木今改曰襄狂漢水南樊在其北我陸攻樊則襄出

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水道斷救兵水陸夾攻則樊  
破而襄亦下矣阿珠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  
煥植大木水中鎖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  
此爲固元水軍總管張禧曰斷鎖毀木樊城必下阿珠  
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  
漢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歎曰生爲宋臣

死爲宋鬼卽所守地縊死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  
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居民燒絕街道富  
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之歎曰將軍  
死於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天順文虎之姪富霍  
邱人也 二月甲申詔爲郢州統制張順立廟荆湖賜  
額曰忠顯官其二子 庚戌京西安撫副使呂文煥以  
襄陽叛降元〔攷異〕元史本紀作丁未今從宋史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  
薪緝闢會爲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  
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遷而陰使臺諫上章畱已樊  
城旣破復申請之事下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

為師臣出顧襄未必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

中以運天下帝從之

攷異癸辛雜識載王申十一月荆

賈平章奏曰若辦此事非臣捐軀勇往終未能遂然縱使臣亦行後時矣恐無益於襄陽之存亡尚可使江南無虞而不至內地之震駭也庭芝欲臣建督於荆之謀不過姑為是說督既建矣設有警動臣欲安坐於此得乎臣今為此行也則諸閫皆受節度若推至來年春夏之交則調一大將統三萬兵直擣潁亳又調一大將統三萬兵直擣山東則襄圍之賊皆河南北山東之人必將自顧其父母妻子相率離叛如是則襄圍不解臣未之信倘陛下不容臣跬步離左右縱有奇謀秘計一無所施且當以擇相為急癸酉三月賈平章又奏忽得李庭芝信連日乃知襄帥呂文煥為敵誘脅竟以城降臣一聞戰眩顛沛幾於無生不謂事不可期力無所措乃至此極容臣自效以報國恩按似道請行邊諸疏徒為虛語實無意行宋史畧之是也今從畧

阿爾哈雅率總帥索多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破

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  
整常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  
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爾哈雅不可乃  
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  
于今五年宣力于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  
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  
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池且陳攻  
郢之策請已爲先鋒阿珠入襄陽阿爾哈雅遂偕文煥  
入朝元主以文煥爲襄陽大都督事聞似道言于帝曰  
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

文煥兄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  
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工部侍郎高斯得疏論邊事  
帝善而不能行斯得旋出知建寧府三月庚申四川  
制置司言劉整故吏羅鑑自北還上整書橐一帙內有  
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  
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  
帝亟詔淮東制置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辛未  
元劉整請教練水軍五六萬及于興元金洋州汴梁等  
處造船二千艘從之癸酉元以前中書左丞相耶律  
鑄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張惠爲中書右丞是日元

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閫難怯戰  
僅從薄罰其姪天順守節不屈或可少贖其愆與奴隸  
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貲  
爲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請  
置之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羈  
管時國勢危甚太府寺丞陳仲微上封事其畧曰襄  
陽之陷其罪不專在于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  
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  
宜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敵  
之昨非救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于迷或謂

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或謂陛下之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今代言乏知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顧此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曰近晁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卽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卽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傻于若人哉迷國者進怕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能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常思之今之所少不

至于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  
粟尺布邊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  
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于緩急之時故  
廟堂不得不掩惡于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  
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頹靡涼不足  
以肅軍容壁壘壘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  
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  
將與敵鬪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  
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似道大怒黜仲微江東提  
點刑獄元以劉整阿爾哈雅不相能分軍爲二各統



之 元高麗經畧實都等以兵人耽羅撫定其地詔以  
迪里巴爲耽羅國招討使尹邦寶副之 初元趙良弼  
使至日本其太宰府官來索國書良弼曰必見汝國王  
始授之越數日復來求書且以兵脅良弼良弼終不與  
後又聲言大將軍以兵十萬來求書良弼曰不見汝國  
王寧持我首去不可得也日本知不可屈乃遣人送良  
弼至對馬島及是始還具以日本君臣爵號州郡名數  
風俗土宜來上元主曰卿可謂不辱君命矣 閏月丙  
申前臨安府司法梁炎午陳攻守之要五事不報 辛  
未元敕翰林院纂修國史采錄累朝事實以備編集

元阿哈瑪特

舊作阿合馬今改

等屢毀漢法國學諸生廩會或

不繼秋七月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  
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  
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其去雷竇默爲衡懇請乃  
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主國  
學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庶幾衡之規模  
不致廢墜從之元人城馬駿山知合州張珏擊走之  
初蒙古兵入蜀珏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還以珏代之自  
開慶受兵民凋敝甚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  
再期公私兼足劉整旣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駿虎

項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哈喇帥兵築之珏  
聞哈喇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師渡平陽灘火其資  
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場由是馬駿城築卒不就珏  
善用兵出奇設伏算無遺策其治合州士卒必練器械  
必精御部曲有法雖奴隸有功必優賞之有過雖至親  
必罰故人人用命 元主以天下獄囚滋多敕諸路自  
死罪以下縱遣歸家期仲秋悉來京師聽決囚如期至  
元主惻然八月庚戌詔竝赦之既而命詞臣佺詔戒諭  
天下皆不稱旨王磐獨以縱囚之意命詞元主喜曰此  
朕所欲言而不能者卿乃爲朕言之賜酒嘉獎 九月

辛巳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吏部尚書陳宜中同簽書

樞密院事 冬十月元初建正殿寢殿香閣周廡兩翼

室 元西蜀都元帥伊蘇偕爾舊作也速答兒今改與皇子西平

王鄂羅齊舊作奧魯赤今改合兵攻建都蠻擒酋長下濟等四

人獲其民六百建都乃降 十一月壬午封皇子焯爲

嘉國公 以李庭芝爲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夏貴爲

淮西制置使兼知廬州陳奕爲沿江制置使兼知黃州

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爲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

賈似道王工陳振民以求進自小官歷顯要遂掌禁兵

擢分闕 起前直學士院文天祥爲湖南提刑天祥因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八十 上

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  
吾老矣觀天時人事必當有變世道之責其在君乎君  
其勉之 元大司農司言中書移文以畿內秋禾始收  
請禁農民毀耕恐妨芻牧元主以農事係民生命詔勿  
禁 是歲元諸路大水蝗賑米凡五十四萬餘石

咸淳十年

元至元十一年

春正月己卯朔元宮闕告成元主始

御正殿受朝賀

壬午城鄂州漢口堡

戊子福建安

撫使江萬里以疾辭職任詔依舊職奉祠

庚寅城鄂

州沌口西岸堡

乙巳雨土

丙午元免于闕采玉

是月賈似道母死似道歸台州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

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器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似道遂還朝元阿爾哈雅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阿珠又言臣畧地江淮見宋兵弱于往咎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大事可命重臣一人如安圖舊倫安童今改巴延舊倫伯顏今改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臣老猶足爲副元主曰巴延可以任此事阿爾哈雅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簽軍十萬人

二月己酉趙順孫罷爲福建安撫使壬申元造戰船

八百艘于汴梁

元主如上都聞遼陽行省國王特默

格

舊倫頭輩  
哥今改

擾民不便乃起廉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

政事將行命肩輿入見賜坐元主曰咎在先朝卿漢職  
事機每以帝道啓朕及鄂漢班師屢陳天命朕心不忘  
丞相卿實宜爲顧邊託耳遼瀋戶不下數萬諸王國皆  
分地所在彼皆素知卿能故命卿往鎮體朕此意 三  
月庚寅元遣鳳州經畧使實都軍民總管洪俊奇等將  
兵伐日本戰船凡大小九百艘軍萬五千人元主以討  
日本事問趙良弼良弼曰臣居日本歲餘觀其俗很勇  
嗜殺不知有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

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官田況舟師渡海海  
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填無窮之巨壑也  
臣謂勿擊便元主從之 辛卯元改荆湖淮西樞密院  
爲行中書省巴延史天澤竝爲左丞相阿珠爲平章政  
事阿爾哈雅爲右丞呂文煥爲參知政事行省事于荆  
湖哈達舊作合爲左丞相劉整爲左丞達春重文炳竝  
參知政事行省事于淮西 癸巳元獲嘉縣尹常德課  
最詔優賞 元翰林學士王磐嘗於會議時數言前代  
用人二十從政七十致仕所以資其才力閔其衰老養  
其廉恥之心也今入仕者不限年而老病者不肯退彼



既不自知恥朝廷亦不以爲非甚不可也磐先以疾請  
斷月俸毋給至是堅乞致仕元主遣使之諭之曰卿年  
雖老非任劇務何以辭爲仍詔祿之終身併還所斷月  
俸磐不得已復起 夏四月乙卯封皇子罈爲承國公

五月丙申元以皇女下嫁高麗世子王懋 壬申張

珏表請城馬驤虎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扼險要 六月

庚申元主命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  
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  
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  
兵息民朕卽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

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  
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旣降之後冀宋悔禍或  
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問罪之師有不能已今遣  
汝等水陸竝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預  
焉將士毋得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  
第遷賞其或固拒不知及逆敵者俘戮何疑 元廉希  
憲知北京民大悅服異時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  
吏立聽希憲革正之有西域人自稱駙馬營于城外繫  
富民証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  
命收捕之其人怒乘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捧下跪

而問之曰法無私獄汝何人惶懼求哀國王特默格亦  
爲之請乃稍寬令待對舉營夜遁俄詔國王歸國希憲  
獨行省事長公主及國壻入朝于路縱獵擾民希憲面  
諭國壻欲入奏之國壻驚愕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  
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請以鈔萬五千貫還斂民之  
直幸勿遣使者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 秋七月癸  
未帝崩于嘉福殿年三十三嘉國公翬卽皇帝位帝自  
爲太子以好內聞旣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  
閣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  
餘人及崩賈似道入官議所立以建國公是當立似

道主嫡乃立嘉國公時年四歲皇太后臨朝聽政甲申封皇兄建國公是爲吉王皇弟永國公昺爲信王詔賈似道依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丙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爲天瑞節初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曰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延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

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有要害處輒三倍以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竝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親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蒞東西二府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銜璧輿櫬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聘

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  
辛卯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

乙未元巴延出師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  
唯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八月丁未元史  
天澤言今大師方興荆湖淮西各置行省勢位旣不相  
下號令必不能一後當敗事元主是其言復改淮西行  
中書省爲行樞密院天澤又以病表請專任巴延乃以  
巴延領河南等路行中書省所屬竝聽節制癸丑大  
霖雨天目山崩水湧流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  
元中書省言江漢未下之州請令呂文煥率其麾下

臨城諭之令彼知我善遇降將亦策之善者也元主從之元四川總帥汪惟正上言曰蜀未下者數城耳宜併力攻臨安根本既拔此將爲往願以本兵由嘉陵下夔峽與巴延會錢塘元主優詔答曰四川事重舍卿誰託異日蜀平功豈在巴延下耶甲寅元弛河南軍器之禁是月元太保劉秉忠薨秉忠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至是無疾端坐而逝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它

人不得與聞也遣官護其器還葬大都謚文貞後改謚  
文正 九月元左丞相河南行省巴延會師于襄陽分  
軍爲三道竝進丙戌巴延與平章行省阿珠由中道循  
漢水趣郢州萬戶武秀爲前鋒遇水凜霖雨水溢無舟  
不能涉巴延曰吾且飛渡大江而憚此潢潦耶使一壯  
士騎而前導麾諸軍畢濟癸巳次鹽山距郢州二十里  
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爲城新郢城在漢南  
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礮弩凡要津皆施  
柵設守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  
傑不聽阿珠獲俘民言沿漢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



舟師出其間騎兵不能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下流黃家灣堡堡西有溝南通藤湖可由其中拖船入湖轉而下漢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襟喉不取恐爲歸路患已延曰用兵緩急我則知之大軍之出豈爲一城哉遂舍郢順流而下遣總管李庭剽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由藤湖入漢巴延阿珠毀後下不滿百騎已亥賜禮部進士王龍澤以下及第出身元主歸自上都時有言漢人毆傷蒙古人及太府監盧甲盜翦官布元主怒命殺以懲眾董文忠進曰刑曹於罪囚當死者已有服詞猶必詳讞豈

可因人一言遽加之重典請付有司闕實以俟後命乃

遣文忠及近臣圖們

舊倫突滿今改

分覈之皆得其誣狀遂詔

原之元主因責侍臣曰方朕怒時卿曹皆不敢言非文忠開悟朕心則般二無辜之人必取議中外矣因賜文忠金尊曰用旌卿直太子亦語宮臣曰方天威之震董文忠從容諫止實人臣難能者太府監屬奉物詣文忠泣謝曰鄙人賴公復生文忠曰吾素非知子所以相救於危急者蓋爲國平刑豈望子報哉卻其物不受冬十月己酉元享於太廟甲子詔以明年爲德祐元年

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樞密院事

元軍之去郢也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巴延阿珠還軍迎擊之及泉子湖文義力戰而敗巴延擒殺之其士卒死者五百人餘眾皆潰元軍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巴延復命呂文煥至城下招之亦不應丙寅日暮風大起巴延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張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都統制邊居誼力戰文煥列沙洋所馘于城下縛虎臣等至壁使招降居誼不答明日又至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中其馬馬仆幾

鉤得之眾挾文煥以它馬奔還會總制黃順副總制任  
寧相繼出降其部曲多欲縋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  
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卻之己巳元總管  
李庭攻破外堡諸軍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  
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居誼舉家  
自焚巴延壯居誼購其尸觀之遂殺虎臣大用居誼隨  
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擢都統制至是死節事聞詔立  
廟死所 閩中地震 十一月浙東安撫使馬廷鸞力  
辭去任戊寅詔依舊職奉祠 詔爲趙文義與其兄文  
亮其立廟揚州賜額曰傳忠 初李庭芝帥淮南聞進

士鹽城陸秀夫名辟置幕下主管機宜文字秀夫性沈靜不求人知每僚吏至閤賓主交驩秀夫獨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常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盥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時稱得士多者淮南第一號小朝廷及是以秀夫爲淮東制置司參議 丙戌以王爚爲左丞相章鑑爲右丞相竝兼樞密使從賈似道請也 元東川元帥楊文安自達州進趨雲安軍至馬湖江與南師遇大破之遂拔雲安羅拱高陽城堡 元安圖奏阿哈瑪特蠹國害民凡官屬所用非人請別加選擇其營作宮殿貢緣爲姦亦宜詰問元主命窮治

然阿哈瑪特委任如故 元巴延軍逼復州知州翟貴  
以城降諸將請點視其倉庫軍籍巴延不聽諭諸將不  
得入城違者以軍法論阿珠使阿爾哈雅來言渡江之  
期巴延不答明日又來又不答阿珠乃自來巴延曰此  
大事也主上以付吾二人可使餘人知之乎潛刻期而  
去乙未軍次蔡店丁酉往視漢口形勢時淮西制置使  
賈貴以戰艦萬艘分據要害都統制王達守陽邏堡京  
湖宣撫使朱祺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元軍不得進阿珠  
部將馬福言自淪河走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蕪口入  
江巴延使覘沙蕪口賈貴亦以精兵守之乃進圍漢陽

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十二月丙午巴延  
乘間遣阿喇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蕪口奪之辛亥自漢  
口開埧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達江壬子戰艦萬計  
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日屯布蒙古漢軍數十  
萬騎于江北 癸丑巴延遣人招諭陽邏堡守將王達  
等曰我輩受宋厚恩戮力死戰此其時也安有叛逆歸  
降之理備吾甲兵決之今日我宋天下猶賭博孤注輸  
贏在此一擲爾巴延麾諸將以白鵠子千艘攻之三日  
不克巴延密謀于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  
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

爲搆虛之計明日渡江襲江南岸已過則亟遣人報我  
阿珠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  
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巴延計定乙卯遣阿爾哈  
雅督萬戶張宏範等進薄陽邏堡夏貴率眾援之阿珠  
卽以昏時率四翼軍溯流四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  
作黎明阿珠遙見兩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  
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  
飛所敗格中三創器其師三百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  
流格中流矢戰益力鵬飛亦卻阿珠遂登沙洲攀岸步  
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于岸力戰追至鄂東門鵬飛



被七創走阿珠獲其船千餘艘遂起浮橋成列而渡乃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問阿珠渡江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陽邏堡遂破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欲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珠會元諸將議師所向或欲先取斬黃阿珠曰若赴下流遑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巴延遂趣鄂州己未焚戰艦三千艘烟燄漲天城中大恐時朱禔孫帥師援鄂道聞陽邏之敗夜奔還江陵庚申

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鄂恃漢陽爲蔽及禪孫旣  
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所恃  
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權  
守張晏然度不能守遂以州降程鵬飛亦以其軍降幕  
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  
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爲荆湖宣撫使撤守兵分隸  
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爾哈雅以四  
萬人守鄂而自率大眾與阿珠東下趣臨安阿爾哈雅  
戍鄂禁將士毋得侵掠其下無敢取民一菜者民大悅  
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一州旣破朝廷大

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爲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詔天下勤王元賜太乙真人第一區仍賜額曰太一廣福萬壽宮乙丑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覈其租稅收之庚午元巴延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爵巴延曰汝旣率眾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城

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  
曲望風款附 李庭芝遣兵入援 是歲元諸路蟲災

凡九所發米七萬五千石粟四萬石以賑之 元主謂

秦蜀行省平章賽音諤德齊

舊作賽典赤今改

曰雲南朕常親

臨比因委任失宜使遠人不安欲選謹厚者撫治之無

如卿者賽音諤德齊受命卽訪求知雲南地理者畫其

山川城郭驛舍軍屯夷險遠近爲圖以進帝大悅遂拜

平章政事行省雲南賜鈔五十萬緡金寶無算時宗王

托果魯

舊作脫忽魯今改

方鎮雲南惑于左右之言以賽音諤

德齊至必奪其權具甲兵爲備賽音諤德齊聞之乃遣

其子尼雅斯拉鼎

舊倫納速刺丁今改

先至其所請曰天子以雲

南守者非人致諸國背叛故命臣來安集之且戒以至境卽加撫循今未敢專願王遣一人來共議王聞遽罵其下曰吾幾爲汝輩所誤明日遣親臣撒滿位哈乃等至塞音謬德齊問以何禮見對曰吾等與尼雅斯拉鼎偕來視猶兄弟也請以子禮見皆以名馬爲贄拜跪甚恭觀者大駭乃設宴陳所賜金寶飲器酒罷盡以與之二人大喜過望明日來謝語之曰二君雖爲宗王親臣未有名爵不可以議國事欲各授君行省斷事官以未見王未敢擅授令一人先還稟王王大悅由是政令一

聽審音諤德齊所爲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

遷王及第都督... 趙興... 趙興... 趙興...

一宋紀一百八十一 起崩蒙大淵獻正月盡七月凡七月

帝昞 帝昞度宗第二子母曰全皇后咸淳七年九月已丑生于臨安府之大內九年封嘉國公

十年七月癸未即皇帝位德祐二年三月丁丑入元降封瀛國公 案帝昞紀年謹遵通鑑輯覽

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癸酉朔元兵入黃州 壬午

葬端文明武景孝皇帝于永紹陵廟號度宗 乙亥元

東川副都元帥張德潤拔禮義城殺安撫使張資繼遣

元帥張桂孫略地擒總管郭武及都轄唐惠等六人

癸未元兵攻蘄州知州管景模以城降 致異宋史倫丁丑知蘄州管景



模遣人請降於黃州  
今從元史倫癸未

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

兼參知政事

初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以

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爲都

督府參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遣人詣斬

以江州降元巴延

舊倫伯顏今改

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侵

江州知安東軍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

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闔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

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

飾以獻巴延巴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

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

丁亥元樞密院言宋

過郡如嘉定重慶江陵郢漣海皆阻兵自守宜降璽書  
招諭從之 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爲嚮導尋  
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  
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巴延不可  
曰吾受詔特緩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  
騎兵攻無爲軍久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整失聲曰  
首帥東我使我成功後於人善佗者不必善成果然遂  
發憤成疾死于無爲城下 壬辰元以宣撫使賈居貞  
簽書行中書省事戍鄂州居貞謂阿爾哈雅曰江陵乃  
宋制閫重兵所屯聞其諸將不睦遷徙之民盈城復皆

疾疫芻薪乏闕杜門不敢樵采當乘隙先取之阿爾哈  
雅深以爲然 知安慶軍范文虎遣人以酒饌詣江州  
迎元軍且謂巴延曰行樞密院臨城招諭眾心不從願  
俟丞相巴延初以安慶城在山頂且兵糧皆足勢不可  
攻又慮文虎爲勍敵甚憂之及聞欲降大喜乃使阿珠  
先造之文虎遂以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巴延至湖口  
繫浮橋以渡風迅水駛橋不能成乃禱于大孤山神有  
頃風息橋成大軍畢渡巴延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乙未以孫虎臣爲寧武軍節度使 元使兵部尙書  
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使 初賈似道畏

劉整不敢出師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矣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舳舻相銜百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它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 二月夏貴引兵會買似道于江上袖中出一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 癸卯以汪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卽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

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要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寸土乾淨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以此負國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南以爲後圖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巴延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阿珠謂巴延曰宋人無信唯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

巴延乃令囊嘉特

舊作囊加歹今改

來言未渡江時議和入貢

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附欲和則當來面議因索答

書似道不答囊嘉特歸報京亦還

致異經世大典載巴延答書云如君臣相

率納土即當奏聞不然備爾甲兵以決勝負囊嘉特回言似道不付降蓋巴延祇許其降而不許其和也今參宋元二史書之

甲辰以黃萬石爲江西制置使元立后土

祠于臨汾立伏羲文媧舜湯河濱等廟于河中解州洪

洞趙城

元主將用兵日本問王磐以便立誓言今方

伐宋當用吾全力庶可一舉取之若復分力東夷恐曠

日持久功卒難成俟宋滅徐圖之未晚也庚戌遣禮部

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賫書使日本元兵攻

池州知州王起宗遁去通判昌化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騎至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瞋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率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爲守守兵皆歸於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非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

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淡歎息之命  
具棺衾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  
諡文節雍氏順義夫人 元太宗長孫曰哈都居北方

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諾摩罕舊伦那木罕今改爲

北平王率諸王兵鎮守而安圖舊伦安童今改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重事史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

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它遂卒元主聞

訃震悼諡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

及臨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立論

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



舉唐韋澳告周鼎之語曰願相公無權壽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慙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之下流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關志會巴延令軍中佗大棧數十采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已巴延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珠與虎臣對陳巴延命舉巨礮擊虎臣軍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

動天地虎臣先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  
舟眾見之譴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  
舟掠似道船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  
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簸蕩乍分乍合阿珠與鎮撫何  
瑋李庭等以小旗麾將校左右倚之殺溺死者不可勝  
計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致異魯港之敗由於賈似道  
不知兵將士離心元人以力  
戰取勝耳癸辛雜識云或謂賈平章魯港之師嘗與北  
軍議定歲幣講解約于來日各退師一舍以示信既而  
西風大倫北軍之還西者旗幟皆東指南軍都撥轉孫  
虎臣意以為北軍順風進師遂倉卒告急於賈賈以為  
北軍失信而相給遂鳴鑼退師及知其悞則軍潰已不  
可止矣是南軍既退之後越一宿而北軍始進蓋以此  
也此傳聞之誤殊不足信今據宋史賈似道夜駐珠金  
以道傳參用元史阿珠李庭何瑋諸傳似道夜駐珠金

沙召貴計事項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俱膽落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至有爲惡語嫚罵者 壬戌元軍攻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於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眾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

筆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標寓居城中亦死之  
道同以城降震始以忤賈似道罷官家居久之起知饒  
州至是死節贈華文閣待制謚忠介初特進奉祠江萬  
里聞襄樊城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  
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  
在位當與國爲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萬頃  
索金鉅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  
投池中積尸如疊翼日萬里尸獨浮出從者斂葬之尋  
贈太傅益國公謚文忠 甲子元兵攻臨江軍知軍鮑  
廉死之 中書舍人王應麟言圖大患者必略細故求

實效者必去虛文請集諸路勤王之師有能率先而至者厚賞以佗勇敢之氣并力進戰惟能戰斯可守因條上求將材練軍實備糧餉等事不報 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干慶元則干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元阿爾哈雅

舊佗阿里  
海涯今改言江陵

宋巨鎮地居大江上流屯精兵不啻數十萬若非乘此  
破竹之勢取之江水泛濫鄂漢之城亦恐難守元主從  
其請仍璽書遣使招降 丙寅以文天祥爲江西安撫  
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  
并結溪峒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  
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  
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  
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  
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  
義士將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

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問者爲之感動 戊辰湖南提刑李芾遣將率壯士三千人入援尋以芾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北州郡皆破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卽以身行可也芾曰吾豈拙於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 己巳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樞密院事禮部侍郎文及翁簽書樞密院事倪普同簽書樞密院事召王倫爲浙西江東

宣撫使使居京師以備咨訪時元行人郝經尙留嚴真  
元主復使禮部尙書中都哈雅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  
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大恐乃遣總管段佑  
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尙醫近侍迎勞  
所過父老瞻望流涕 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  
之 庚午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賈似道罷初  
陳宜中附似道驟得登政府至是堂吏翁應龍自軍中  
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  
意其已死卽上疏請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  
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



授醴泉觀使能平章都督凡似道請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放還諸竄謫人趙與可除名令臨安府捕案之

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逕遁去江淮招

討使汪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

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

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

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致異宋史本紀）

云汪立信卒于七月陳桱續編云卒于二月薛氏因之宋史汪立信傳言立信卒巴延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巴延入建康以三月則立信之卒當在二月中非七月也今附書之是月沿江制置

天使建康行宮畱守趙潛棄城南走都統徐王榮翁福

等以城降元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亦棄城  
遁知太平州孟之潛知和州王善知無爲軍劉權知漣  
州孫嗣武相繼迎降 元主如上都 鄂漢降臣張晏  
然等上書於元主曰宋之權臣不踐舊約拘留使者實  
非宋主之罪敢仰祈聖慈止罪擅命之臣不令趙氏乏  
祀元主召赴闕諭之曰卿言良是卿既不忘舊主必能  
輔弼我家已遣巴延按兵不進仍遣廉希賢等持書往  
使果能悔過來附既往之愆朕復何尤至於權臣賈似  
道尚無罪之之心況有令趙氏之祀乎若其執迷罔悛  
未然之事朕將何言天其鑒之 三月壬申朔殿前都

指揮使韓震復請帝遷都如賈似道之議陳宜中欲示  
已非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部  
將李大時等叛攻嘉會門射火箭至大內急發兵捕之  
皆散走攜震母妻及諸子出奔元軍 癸酉元巴延入  
建康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遣醫治疾  
民大悅或以汪立信二策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  
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吾安得至  
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於是金明以立信之柩歸葬丹陽  
其子麟在建康不肯從眾降元崎嶇走閩以死 元主  
詔巴延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奏曰宋人

之據江海如獸保險今已扼其吭縱之則逸而逝矣元

主曰將在軍不從中制兵法也遂詔巴延以行中書省

駐建康阿珠分駐揚州與博爾歡

舊倫博羅歡今改

達春

舊倫塔出

今改絕宋淮南之援巴延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

降朝廷以元兵漸迫命浙西提刑司準備差遣劉經成

吳江兩浙轉運司準備差遣羅林浙江安撫司參議官

張濡成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成四安鎮

起趙淮爲太府寺丞成銀林東垣濡俊之曾孫也召

章鑑還朝鑑言韓震雖請遷都意實無它遽置之死震

驚乘輿似亦太過陳宜中銜之甲戌元兵攻無錫縣

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 乙亥詔諭  
叛將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於元議息兵 以王  
燾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閩中地復大震 右丞相章  
鑑爲御史王應麟所劾削官放歸田里太皇太后命仍  
與祠祿鑑居相位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爲滿朝歡  
侍御史陳過請竄賈似道并治其黨翁應龍等不俟  
報而去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請從過所請乃命捕應  
龍下臨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  
大董樸謫洪起畏鎮江自效 丙子下詔罪已以陳宜  
中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王燾還朝與宜中論事多不合

宜中請建督府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官督之

召高斯得權兵部尙書斯得疏請誅姦臣以謝天下開言路以回天心聚人才以濟國是旌節義以厲懦夫竭財力以收散亡斯得痛國事之危激烈言事無所避擢翰林學士御史孫嶸叟請竄籍潛說友吳益等陳宜中以爲簿錄非盛世事祖宗忠厚未嘗輕用王煥力爭謂當如嶸叟所言議不決楊文仲言事危且急矣祖宗所淡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丁丑知滁州王應

龍以城降元 己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 命王煥  
陳宜中竝都督諸路軍馬 壬午追復吳潛向士璧官  
元兵攻常州知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訢以城降 甲  
申元兵攻西海州知州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  
乞降於西海州 知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元 詔張  
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丙戌知廣德軍令狐槩以城降元  
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  
山進軍常州順遂復廣德軍 丁亥有二星闕于中天  
頃之一星隕 己丑趣五郡鎮撫使呂文福將兵入衛  
文福殺使者不受命 庚寅元兵旣迫臨安玳巖同知

樞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  
副使許自浙東安撫使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  
賢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爲之蕭然簽書樞密院事文及  
翁同簽書樞密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  
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  
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  
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  
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  
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許謂何乃  
於此時偷此舉搢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



命未改國法尙存其在朝文武竝轉二資其負國棄子  
者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使者康希  
賢嚴忠範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  
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巴延  
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至獨松  
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 元  
問爾哈雅率兵規取荆湖畱賈居貞守鄂居貞發倉廩  
以賑流亡宋宗室子孫流寓者廩食之不變其服而行  
其楮幣東南未下郡縣商旅畱滯者給引使歸免括商  
稅及湖荻之禁造舟數百艘駕以水軍不致病民一方

安之 壬辰元阿爾哈雅攻岳州安撫使高世傑會鄂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荊江口阿爾哈雅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乘夜陳于洞庭湖中阿爾哈雅追逐世傑斬之以徇岳州總制孟子縉舉城降

丙申以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 戊戌赦邊城降將罪

能自拔而歸者錄之有能復一州者予知州復一縣者予知縣所部僚吏將卒及土豪立功者同賞 詔公田最爲民害稔禍十有餘年自今竝給原主令率其租戶爲兵 庚子元從王磐竇默請分置翰林院專掌蒙古文字其翰林兼國史院仍舊纂修國史典制誥備顧問

辛丑元命阿珠分兵取揚州趙良弼言於元主曰宋重兵在揚州宜以大軍先擣錢唐元主然之是月知滁州王虎臣知寧國府顏紹卿皆以城降元管景模之降元也其子如德從之入覲元主問天下何以得宋何以亡如德對曰陛下以福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亡何待元主曰善旋慰諭之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面對再四果實也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卽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忌嫉之口旋授如德湖北招討使夏四月文天祥兵至吉州江西制置副使黃萬石與天祥有舊嫌且

忌其聲望出已右言於朝曰天祥軍皆烏合兒戲無益  
乃詔天祥畱屯隆興府 乙巳元兵入廣德軍知廣德  
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敏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  
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入沙市城  
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夢求光五世孫  
也 戊申京湖宣撫使朱禔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  
江陵降元達先以賈似道忌其功懷怨望及元阿爾哈  
雅自岳州攻江陵達累戰敗遂與禔孫及提刑青陽夢  
炎李湜等出降阿爾哈雅入城命禔孫檄所部歸附於  
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諸州相繼皆降

阿爾阿雅承制竝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謂近臣曰巴  
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  
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佗手詔褒之授達參知政事禩孫  
至上都死 元阿爾哈雅請命重臣開大府鎮江陵元  
主急召廉希憲於北京入見賜坐諭曰荆南入奉版籍  
欲使新附者感恩未來者向化宋知我朝有臣如此亦  
足以降其心南土卑濕於卿非宜今以大事付託度卿  
不辭賜田以養居者賜馬五十以給從者希憲曰臣每  
懼才識淺近不能勝負大任何敢辭疾然敢辭新賜復  
詔希憲承制授三品以下官 壬子以高斯得簽書樞

密院事 有司議建藩屏以強王室乙卯詔以福王與  
芮爲浙東安撫大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 甲寅  
元諭中書省議立登聞鼓 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  
義局官台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潘大同濠梁主簿  
潘大本進士潘文孫潘應奎攻復金壇縣鎮江統制侯  
崑縣尉趙嗣濱反助元兵來戰成大被執不屈與二子  
及傳心等皆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  
勵所部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  
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叛臣孟子縉書來招降庭  
芝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

感激自奮 辛酉度支尙書吳浚遣人至建康爲陳宜  
中移書言前殺廉希賢乃過將所爲太皇太后及嗣君  
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爲詐  
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  
議事官秦中張羽同遣人還臨安羽行至平江驛亭復  
被殺 壬戌阿珠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  
兵大戰于老鸛背敗績 癸亥加知思州田謹賢知播  
州楊邦憲並團練使趣兵入衛 丁卯加李庭芝參知  
政事 庚午阿珠乘勝進趣揚州姜才爲三疊陳逆之  
于三里溝敗之阿珠佯退才逐之阿珠反戰至揚子橋

揚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陳元張宏  
範以十三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宏範引卻以  
誘之才將回躍馬奪大刀直前向宏範宏範反轡迎  
刺之應手而仆元兵歡聲動地才軍遂潰阿珠與宏範  
追之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肩才拔  
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入城誓死守阿珠乃  
築長圍自楊子橋竟瓜洲東北跨灣頭至黃塘西北抵  
丁村務欲以久困之吏部尙書常楙入見言雪川之  
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過矣巴陵帝王  
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沈冤幽憤鬱結四十五



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  
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  
元遣使召嗣漢四十代天師張宗演赴闕 五月癸

酉元兵攻寧國縣知縣趙與糖出戰死之 丁丑環衛

官劉師勇復常州加濠州團練使助姚訐守常以張彥

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

軍合師勇廬州人嘗希得子也辰異劉師勇復常州元史倫庚辰今從宋史

已卯賜處士何基謚文定王柏贈承事郎從祭酒楊

文仲之請也 以張珏爲四川制置副使 庚辰元詔

諭參知政事高達曰咎我國家出征所獲城邑卽委去

之未嘗置兵戍守以此連年征伐不息夫爭國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雖得其地而無民其誰與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未之知也爾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舊部曲未歸附者何以招懷生民何以安業聽汝爲之 丁亥元召巴延赴大都以蒙古萬戶阿喇罕權行中書省事 庚寅五郡鎮撫使呂文福降元 辛卯籍潛說友吳益呂文煥孟子縉陳奕范文虎家 丙申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宮觀時知慶遠府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張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

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三后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 己亥吳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三縣以繼明權知鄂州令擇險爲寓治 是月元廉希憲至江陵阿爾哈雅率其屬望拜塞中荆人大驚希憲卽日禁剽奪通商販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仍擇二十餘人隨材授職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廣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

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效今所饒  
者若皆已物我取之爲非義一或係官事豈宜盜竊若  
斂於民不爲無罪宜戒愼之希憲令俘獲之人軍士敢  
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爲軍士所擄病而棄之者許人收  
養病愈故主不得復役立契券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  
入其直先是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命決之得良田數萬  
頃以爲貧民之業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者二十萬斛  
以賑公安之饑民悅之 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旣晝  
晦如夜星見雞鶩皆歸王燭言日食不盡僅一分陰盛  
陽微災異未有大於此者乞賜罷黜不許 初成都安

撫使皆萬壽守嘉定興元與元賽音諤德齊舊倫賽典赤今改

對壘賽音諤德齊一以誠意待之不為侵掠萬壽心服

未幾元召賽音諤德齊還萬壽請置酒為好賽音諤德

齊徑往不疑酒至左右言未可飲賽音諤德齊笑曰若

等何見之小耶皆將軍能毒我其能盡我朝之人乎萬

壽嘆服至是元主召汪良臣入朝命之曰成都被兵久

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

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

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鼎紫雲諸城降元以萬壽簽四

川行樞密院事賜名順 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尊

號以應天戒命侍從官以上各舉才堪文武者雖在謫  
籍亦聽舉之 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 甲寅畱夢炎  
自湖南入朝王爚陳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  
后曰二相毋藉此求間也乃以爚平章軍國重事一月  
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竝  
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爚卽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  
宜中宜中言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遣使  
遮畱乃還 己未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 辛酉潼州  
安撫使知江安州梅應春以城降元 丙寅揚州都統  
姜才副將張林率步騎二萬人乘夜攻元揚子橋木柵

守柵萬戶史弼告急於阿珠阿珠率總管管如德等自  
爪洲以兵赴之詰旦至柵下才軍夾水爲陳阿珠麾騎  
兵渡水夾擊陳堅不可動阿珠引卻才進逼之戰不利  
而走阿珠麾步騎竝進遂大敗如德生擒林才僅以身  
免士卒死者萬餘人 丁卯朱禩孫除名籍其家 秋

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山舟師萬餘  
艘次於焦山令以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  
發碇示以必死元阿珠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  
遂遣健卒善檣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  
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篷檣俱焚煙焰蔽江諸軍死戰

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宏範董文炳劉國傑復以銳  
卒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岡山阿珠範追之獲白鶻子  
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國傑本女直人姓烏庫哩後入中州改姓劉氏貌魁梧  
善騎射膽力過人數有軍功蒙古主壯之詔加懷遠大  
將軍賜號巴圖國傑行二故呼之曰劉二巴圖 甲戌  
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請誅賈似道太皇太后不  
許及賈似道上表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  
餘生乃削似道三官令李庭芝津遣似道歸越以終畧  
制似道畱揚不還王爚言似道旣不死忠又不成孝請



下詔切責似道乃還紹興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於太皇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於是始詔似道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眾爲露布逐之 丁丑復詔徙似道于建寧府翁應龍旣誅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于是御史孫嶸叟等又以似道罰輕請斬之以正法方回復上疏論似道僥計貪淫褊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后猶不聽翁台上言似道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于眾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

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吐  
況見其面乎宜遠投荒服以禦魑魅庚寅詔謫賈似道  
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  
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  
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尙數十人虎臣至悉  
屏去撤輜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輜夫唱杭州歌謔之毒  
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  
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  
而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  
邸李賦詩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追復皮龍榮官 辛

卯陳宜中去位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於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于兵今二相竝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尙堪幾敗耶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皇太后不許京學士劉九皋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趙潛趙與鑒皆棄城遁宜中乃假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槃潛說友皆以城降

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遣  
撓之似道褻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  
勤王之師乃畱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  
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  
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  
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一似道也初宜  
中事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嗾之書上  
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 壬辰太皇太后下劉  
九皋于臨安獄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  
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

燭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  
是歲卒燭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亾乃  
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愜之 咎萬壽旣降雨川郡  
縣多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  
院會兵圍之 巴延至上都面陳形勢乞進兵遂拜右  
丞相巴延辭曰阿珠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珠左丞相  
仍詔巴延直趨臨安阿珠仍攻淮南阿爾哈雅取湖南  
萬戶朱都木達舊倫朱都  
解今改及武秀張榮實李恒呂師夔  
等取江西元主仍詔諭巴延曰朱君臣相率來附則趙  
氏族屬可保無虞宗廟悉許如故 癸巳詔知廬州夏

賈加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  
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朝貴不奉詔煥仍還揚庭芝  
亦不行 起復文天祥爲兵部尙書 高斯得罷乙未  
以殿中侍御史陳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申以開  
慶兵禍追罪史嵩之削其謚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十一